

醫案

藥方

輔臣

藥性

南誠
夢影

方劑

隨息居士訂霍亂論卷下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總目

病情第一

總義

熱證

寒證

治法第二

伐毛

取嚏

刮法

焫法

刺法

揭洗

治熱證

熨灸

治寒證

偵探

策應

紀律

守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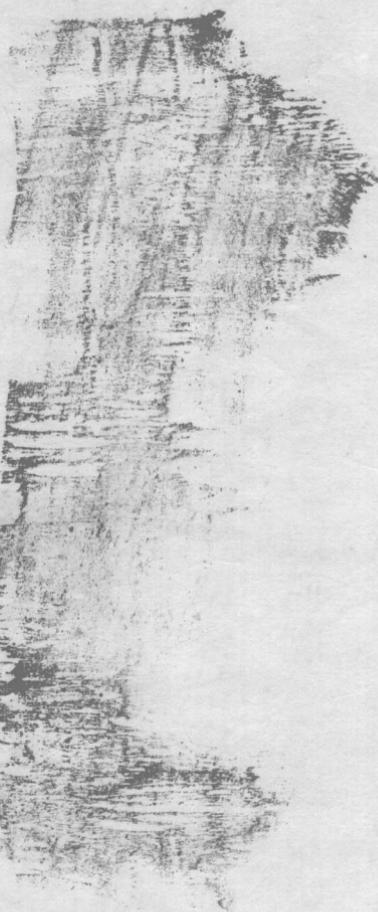
醫案第三

南鍼

夢影

藥方第四

藥性
方劑



卷四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第三醫案篇

海昌王士雄夢隱纂

鎮海陳亨春泉校

南鍼

張戴人曰。泰和閒。余見廣濟院僧病霍亂。一方士用附子乾薑同煎放冷服之。服訖嘔血而死。如此而死必是暑證。洞溪云暑證忌薑。雖與芩連同用亦有大害。况與附子同行禍更烈矣。頃合流鎮李彥直中夜忽作吐瀉。自取理中丸服之。洞溪云此是寒霍亂之方。百醫至謂有食積。以巴豆藥三五丸下之亦不動。至明而死。縱有食積何必下以巴豆。遂平李仲安攜一僕一佃客至偃城。夜宿邵輔之家。是夜僕逃。仲安覺其逸也。尋之。

與佃客往臨潁追之。時七月天大熱炎風如箭。埃塵漫天。至辰時而還。曾不及三時。往返百二十里。旣不獲其人。復宿于邵氏齋。忽夜聞呻吟之聲。但言救我。不知其誰也。執火尋。乃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瀉。目上視而不下。胸脇痛不可動搖。口欠而脫。曰。四肢厥冷。此正風溼。渴三者俱合之證也。夜行風大兼感涼氣乘馬疾馳更挾其婿。曾聞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剉生薑調之。頓服勞瘁。其婿曾聞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剉生薑調之。頓服半升。其人復吐。乃再調半升。令徐服之。良久方息。吐證服藥往往不受必徐徐服始至明。又飲數服。遂能起。生薑不煎。但剉入新汲水中而合法也。調六一散。取其微辛佐甘涼之劑。以解風暑而清溼熱。略無助火之弊。可爲用藥之法。

治病之法

羅謙甫治一蒙古。因食酒肉。滯乳而患霍亂。從朝至午。精神昏
憒。脈皆浮數。暑邪未去。按之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正氣已虛。卽以新汲
水調桂苓白朮散。徐徐服之。妙隨作地漿水。澄取清者一杯。再
調服之。尤妙吐瀉遂止。次日微煩渴。與錢氏白朮散時服而愈。證
如是而所傷之物已出。則知中氣傷殘。暑邪未解。故用補正清
邪之治。凡虛人受暑而病者。卽以是案爲法可也。其理中四
逆等方。皆治陰寒致病。非治暑也。
此等界限不清。亦何足以言醫耶。

又治提舉公。年近八十。六月間患霍亂。吐利昏冒。終日不省人事。暑邪
內擾脈洪大有力。一息七八至。火勢頭熱如火。邪熱上僭
冷如冰。肺氣不降
非下虛也。半身不遂。胃氣大亂不能
衝激
東骨利機關
不是戴陽足
中風。遂以甘露散。導熱補氣安神明。加茯苓以分陰陽。冰水調

灌漸漸省事而諸證悉去。後慎言語虛證節飲食諸病宜爾無病人亦宜爾三日以參朮調中藥理正氣十日後方平復。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形瘦弱忽病上吐下瀉水漿不入口七日自分死矣。未服燥熱藥猶可不死診脈八至而數曰當夏而得是脈暑邪深入也。提舉以八十之年而脈八至若非明眼必以爲虛矣吐瀉不納水穀邪氣自盛也。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杯良久復進一杯徐進可法覺稍安三服後減去石膏知母而人參漸次加至四五錢操縱黃檗橘皮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制劑有法一月後平復盛夏傷之治此案可法。

一僕夫燕京人縱酒飲食無節病霍亂吐瀉轉筋煩渴幾殆時

六七月淋雨。晝夜飲檜澑水數升而安。貧而無人服侍得飲此而愈。余亦會見一人如是後生六子起家致富。孫曾繞膝壽至九秩。而終若富貴人患此則每爲溫補藥所誤也。千金方云輕者水瘡。良然。良然。古人豈欺我哉。此偶合古方。余目擊其事。後路途中及六合縣見一人服新汲井水良愈。凡暑熱病渴喜冷飲者。但以新汲水或冬雪水徐徐飲之。皆能向愈。不但霍亂爲然也。今人雖明知其患熱而猶禁冷飲何耶。

一人病霍亂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心腹疼痛。脈之沈伏如無。痛每如此乾霍亂也。急令鹽湯探吐。宿食痰涎椀許。遂瀉。上竅得自通。但得吐瀉即可治矣。與六和湯愈。

孫文垣治程氏子先醉酒後御色。其平素縱恣貪涼可知矣。次早四肢冷。胃脘痛極。脈僅四至。或以鬱火治。投以寒涼。痛更甚。三日前所食

西瓜吐出未化。傷冷已甚乃翁以爲陰證傷寒。今人凡間病犯房事者雖不傷冷食亦謂之陰證傷寒輒以下附薑桂殺之可慘也已欲用附子理中湯不決。此翁頗虛心逆孫視之面色青慘叫痛而聲不揚坐臥煩亂是霍亂兼蛻厥證也先當止痛安蛻後理霍亂可免死也。遲則誤事矣。急用醋炒五靈脂三錢。蒼朮一錢五分。烏梅三箇。川椒炮薑桂心各五分。水煎飲下。痛減大半。恣啖生冷復傷于酒更誤于涼之藥故以溫胃安蛻得效下午以大腹皮薑香半夏橘皮山楂茯苓五靈脂兩帖全安。仍以和中化滯理其脾胃而愈御色一端略不置議洵可法也

江篁南治從叔于七月間得霍亂證。吐瀉轉筋。足冷多汗。囊縮。一醫以傷寒治之。增劇。庸工江診之。左右寸皆伏不應。上一下否塞故脈

伏而尺部極微。口渴欲飲冷水。

足冷囊縮似屬厥陰口渴亦似少陰引水自救何以辨之曰直

中陰溼無轉筋多汗證。若少陰頭有汗則死矣。乃以五苓散與之。此治傷寒霍亂有表

子熱多欲飲水句而誤也此時如用桂苓甘露飲則得矣覺稍定。向午猶渴。

于厥陰故口渴與傷寒藥渴何能已以五苓加麥冬五味滑石投之始知爲暑麥冬滑石不足蔽辜而更以黃連香薷飲冷進一服。前方拘泥五味酸溫尤不宜用。俗說妄用

五味不知服後何如次早脈稍出按之無根且人脫形連投溫忽進此劑殊屬可笑

升散。如是呃忒手足逆冷。飲食入口卽吐。

桂朮五味香薷等藥見效矣大便燥又以

稍不禁。爲灸丹田八九壯。囊縮稍舒。手足稍溫。

伏熱得火灸已有流行之勢

繼以理中湯二三服知今者也氣液兩傷豈可再服此湯渴

見囊縮不是虛寒也

乃以竹葉石

膏湯

焦頭爛額之客

投之而愈

此案江氏初治原知爲熱止因泥古遂致一誤再誤迨嘔吐形脫之時又不知

清補兼施而艾灸理中幾至潰敗幸而不用

附子故未著尙能挽救然亦危矣

讀者鑒諸

江少微治一婦人六月中旬病霍亂吐瀉轉筋。

一醫投藿香正

氣散。

此治襲涼飲冷兼寒溼而成霍亂之方

加煩躁面赤揭衣臥地。

藿香正氣散溫散之劑也

尚不可誤施于暑熱霍亂故誤投附桂者每見下咽卽昏沉厥冷渾身青紫而死醫者猶謂陰盛已極此等大熱之藥尚不克救再遇此證仍以此法投之至老不悟而死者之冤亦無從訴此余之所以述霍亂轉筋諸治法爲世告也

江診之。

脈虛無力身熱引飲此得之傷暑。

宜辛甘大寒之劑瀉其火熱。

以五苓散加滑石石膏吐瀉定。

再與桂苓甘露飲而痊。

暑熱爲病脈多

虛微澀弱絃細芤遲以熱傷氣也甚至隱伏不應指或兩尺絕無皆邪滯經絡上下格拒使然不可誤認爲虛寒也亦有脈因

火煽而反洪大滑數異常者此霍亂

所以無一定之診臨病極宜善審也

陳三農治一婦暑月方飯後卽飲水而睡。睡中心腹痛極肢冷上過肘膝。欲吐利而不得吐利。疗痛垂死。六脈俱伏。令以藿香正氣散煎湯探吐。一吐減半。再吐而安。此停食飲冷睡臥當風而則引吐。又合機宜不拘守鹽湯一法也。

繆仲淳治高存之家僕婦患霍亂。以砂仁一兩炒研鹽一撮。沸湯調冷服。一劑愈。此治夏月貪涼脾胃不和之輕證也。冬月感寒患此亦可用。但宜溫服。余嘗自驗。傷冷物者加吳茱萸。

張石頑云。一少年新婚。陡然腹痛麻瞀。醫通謂之番沙。卽乾霍亂之因熱者。或令飲火酒半杯。此必疑其爲陰證也。而不知少年新昏。最多火證。何耶。以不論貧富。冬夏衣被皆新。而合歡成禮勞。則火生也。腹痛轉劇。旋增顱脹。身發紅點。熱毒得酒愈熾。若不急從

與蘆根汁解酒毒而清熱得吐痛解復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見紅斑分
極啜童子小便稍安清營妙品又濃煎茵豉湯宣解惡氣穢仍入童
便續續與之得大吐汗出而痊。

葉天士治一人霍亂後中氣大虛。肝風內動。心中空洞。身痛肢
浮。用異功散加木瓜薑棗。按此以培中制木之劑。而爲霍亂善
後之治。最可法也。若見身痛肢浮而誤用表散之品。則內風愈。
動脾土重傷。因而致殆者多矣。夫霍亂固是中焦土病。而土病
多由木侮。故雖治寒霍亂。必首察厥陰之動靜。儻其人肝陰素
虧。內風暗動者。薑附等極宜慎用。卽當用者亦須妥爲駕馭。毋
使過劑。設或無節。雖不似熱霍亂之立時殞命。亦必增劇而生

枝節。試觀仲聖治厥陰下利之用白頭翁湯。其義自明。蓋厥陰雖當兩陰交盡而具合晦朔之理。陰之初盡。卽陽之初生。其本陰。其標熱。其體木。其用火。是以獨稱剛臟而爵以將軍。顧名思義。可以悟其治矣。世有治肝氣惟崇剛燥者。驟則變痙厥。緩則成關格。人但知病之日深。而不知藥之所釀。併及之。以爲醫家病家兩鑑焉。

懷抱奇治一男子。恣飲梅水。吐瀉無度。手足厥逆。面色慘晦。聲音不出。而脈沉伏。小水點滴不通。服藥入口。卽吐。醫告技窮。余思梅味酸主收。故小便癃閉。而果得麝則敗麝。又香竄走竅。乃取麝半入臍中。半入鼻孔。病者卽以手拂其鼻曰。此何物也。

頃小水大下二三行。忽如醉而醒。夢而覺。越日索粥漸安。此無
者。故但以敗果通竅。卽能奏效。其巧思正不可及也。

童栻。廬治陳氏婦。盛夏病霍亂。吐瀉腹中。疔痛四肢厥冷。冷汗
溱溱。轉筋戴眼。煩躁大渴。喜冷飲。飲已。卽吐。六脈皆伏。雖曰霍
亂。實臟厥也。經云。大氣入臟。腹痛下注。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速宜救陽爲急。遲則腎陽絕矣。以四逆湯薑附各三錢。炙甘草
吳茱萸各一錢。木瓜四錢。煎成冷服。日夜連進三劑。四肢始和。
危象皆退。口渴反喜沸湯。寒象始露。卽于方中佐以生津存液
之品。兩服而安。按此案論證用藥。皆有卓識。其真諦全在喜冷
飲而飲已卽吐。及服熱藥後。反喜沸湯也。設能受冷飲者。卽爲

內真熱而外假寒。然熱證亦有胸下格拒不通。雖喜冷飲飲已。仍吐。必細細呷之。始能受也。亦有痰溼內盛。雖渴而喜熱飲者。皆不可誤認爲寒也。故必辨舌苔之色澤。驗小水之有無。始無遁情。案中未及尙欠周詳。且大氣入臟。非人人共患之疫。而疫氣流行之際。亦間有此一證。故醫者必議病而用藥。毋執方以殺人。是乃仁術。

倪姓患霍亂吐瀉。審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脈不沉細。易治之證一醫用大順散兩帖漸至于此。因見四逆復加附子。脈證更劇。我見實童曰此病一誤再誤。命將殆矣。若果屬寒。投熱病已。今反四逆。脈轉沉細欲伏。乃釀成熱深厥深。與熱邪傳入厥陰者何異。